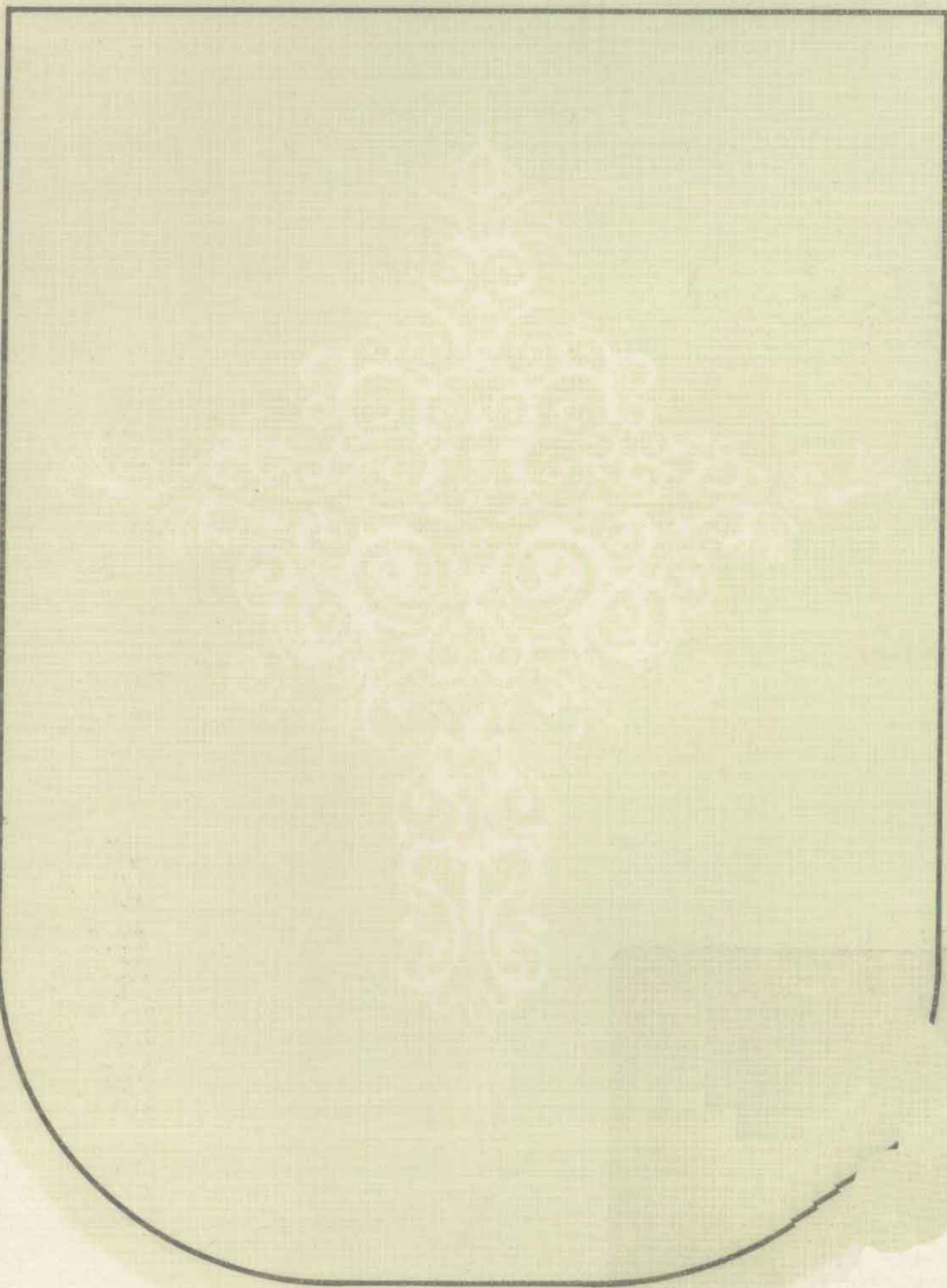


情愛與術藝

行印局書民三 / 著亞秀張 / 71 庫文民三



張秀亞著

藝術與愛情

三民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初版
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十月再版

藝術與愛情

特價新臺

內政部出版登記證
版臺業字第〇六六號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著者 張 秀 亞

出版者 三民書局有限公司
發行所 三民書局有限公司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七十七號

印刷所 正文印刷公司

臺北市西園路一段二二巷三一號

三民文庫編刊序言

書是知識的滙集，知識是人人必備的。因而書是人人必讀的；我們出版界的責任，就是要提供好書，供應廣大的需要。不但在內容上要提高書的水準，同時在價格上也要適合一般的購買力；至於外觀求其精美，當然更是印刷進步的今日，應該做得到的。

知識是多方面的；社會科學、自然科學的知識，文學、藝術，哲學、歷史的知識，莫不爲人所必需；推而至於山川人物的記載，個人經歷的回憶，也都包括在知識的範圍以內；這樣廣博知識的滙集，就是我們所要出版的三民文庫陸續提供的讀物。

在歐美日本等國，這種文庫形式的出版物，有悠久的歷史及豐富的收穫，人人愛讀，家家傳誦，極爲我們所欣羨。近年來我國的出版界，在這方面，亦已有良好的開始；我們願意站在共求文化進步的立場並肩努力，貢獻我們微薄的力量，參加栽種的行列。我們希望得到作家的支持，讀者的愛護，同業的協作。

中華民國五十五年雙十節

三民書局編輯委員會謹識

目 錄

關於張秀亞——代序	一
前 記	一三
藝術與愛情	二〇
誤 會	二九
美・距離	四〇
天鵝之歌	四六
幻 影	六二
畸 零 人	七一

目 錄

—

魏吉修女	七九
鸚鵡的故事	九〇
饒恕	九六
代擬的情書	一〇三
命運女神	一〇九
舐犢	一二五
「喂——」	一三四
附錄	
黑貓	一四〇
尤拉麗的房子	一五四
談小說	一六七
一本傑作	一七七

關於張秀亞——代序

王 怡 之

一

秀亞，是自由中國文壇上極負盛名的女作家。在寫實主義和口語文學風行一時的今天，這位卓然不羣的作者，却兀自搖着唯美的象徵之筆，默默的寫她微妙的詩情，淒迷的幻夢，使作品達到了清空靈妙的境界。她的散文三色堇、牧羊女、凡妮的手冊、懷念、湖上、愛琳的日記，和小說七絃琴、感晴的花朵、女兒行，都以獨特的風格與技巧博得千萬讀者的讚歎。

然而，天下絕沒有一件偶然或僥倖的事。秀亞以她二十年來對文藝的熱愛與辛勤筆耕，換來今日的成就。她收穫的不少，但付出的更多。

一

她生在渤海之濱，河北是她的故鄉。童年隨父宦遊各地，在古趙國的京城——邯鄲，住了一些時候。趙武陵王的叢臺，闔相如的迴車巷，一夢黃梁的古寺，都是她經常攀登嬉戲的地方。也許，那些古老而又神秘的故事，那斑駁的城垣外西風殘照的蒼茫景色，在她小小的心靈上，竟引起無限的幻想與淡淡的悲涼。而明慧多感的慈母，更在她純樸的心靈上播下愛好文藝的種子——她喜歡學着母親的神色，微蹙着小小的眉心，吟哦古人的詩句，雖然那詩句的義蘊，絕非她所能瞭解；她更喜歡倚在母親懷裡，數着天上的星星，來編織一些故事，雖然，那充滿童稚幻想的故事是如此簡短；但，這種生活對於一個聰慧孩子，來日多幻想，喜創作，是如何微妙而有力的啓示。

她爽朗而熱情，但自母親那兒又承繼了一份沉重的悵鬱，她愛寂寞、拘束、不喜交遊，喜歡與大自然晤對。她生活在幽美靜謐的小天地裡，有如一隻自由的小小黃鸝，藏在雨後的青青枝葉間，低唱自己的幻夢與輕愁。

讀初中時，在師友羣中她已博得「小小詩人」的雅號；讀高中時，津沽和滬上的文藝刊物上，經常刊載她的作品，並出版了文集「大龍河畔」，這個少女的才華，在當時不知曾引起多少讀者的驚異讚歎。高中快畢業時，七七事變爆發，寄居津門的二老，遄歸故鄉，就讀古城的兄長，

遠走重慶，孤獨無依的她飽嘗國破人散滋味。但仍掙扎着修完高中課程，考入古城的一座教會大學——輔仁。太多的悲憤痛苦使她一顆柔弱的心靈無法忍受，久而久之，她終於爲那顛簸於海洋裡的一葉心舟，覓到了安全的避風港——她依皈了天主。她獲得了安慰與平靜，她格外勤勉的研讀着文學哲學典籍，一面努力從事於文藝創作，在尚未取得學士學位之前，她已是三本文集的作者了。那便是當年膾炙人口的「皈依」「幸福的泉源」她的「珂羅佐女郎」亦於此時出版。輔大畢業後，她間關入蜀，主編益世報副刊，這集子中的「命運女神」就是她讀大一時的作品，來臺後曾重新發表過。雖然婚後她放棄寫作有三年之久，但勝利回平，執教於母校，在師友的期望督促下，她終於重新拾起了筆，開始譯述那部長達四十餘萬言的「聖女之歌」。

來臺之後，卜居臺中，課子之餘，努力寫作。她厭惡大都市的喧囂和世俗的繁文縟節，她自稱「大地之女」她渴慕百無拘束，悠然怡然的田園生活。在千百種花卉之中，她所酷愛的，不是濃艷嬌嬈的芍藥牡丹，而是淺水邊隨風搖曳的幾枝如雪的蘆花。在古今中外數不盡的作家羣裡，她格外心儀的，是西方的吉辛和我國的陶淵明。這兩位大作家，儘管時代不同，國籍各異，但，心性的淡泊寧靜，作品的純樸無華，却是如此相似，欣賞隱逸作家的作品，原不是件勉強得來的事，所以吉辛的作品，並不爲英帝國急功近利的人們所喜；而陶詩，竟被「詩品」的作者列入中品，即便是才氣縱橫如蘇東坡，也是在飽受人間折磨之後，才對陶詩發出「質而實綺，癯而實腴

「的讚嘆。而我們這位皈依大自然懷抱的「大地之女」呢，她的性情，她的心境，她的文學修養，不但使她真正了解陶氏和吉辛的生活情趣，而且，更把她自己也悄悄的安排在「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。」的境界裡。除了身邊那一雙天真可愛的兒女——山山和蘭蘭外，終日與她相伴的，是悠悠雲影，溶溶月色，泠泠流水，灼灼花枝。靜、無邊的靜，美、無窮的美，這不是最宜於一個作者來沉思，感受，觀照，領悟，把粗糙的人生自然重新整理，而後借一枝彩筆，幾行墨迹，忠實的描繪出來麼？

是的，十多年以來，秀亞便是在這種情境中爲我們寫、譯出了五十一本作品來。

三

秀亞的散文，雋逸空靈，有一種烟水迷離的韻緻。三色堇、牧羊女、懷念、凡妮的手冊，以唯美的象徵手法，來寫個人的哀思，篇章字句裡點染着濃重的傷感、幽怨，有如班婕妤的團扇詩、朱淑貞的斷腸詞。掩卷歎歎之際，我像是看見作者曳着孤獨的影子，踏着瑟瑟的落葉，在淒冷的秋日黃昏，恹恹惶惶的尋尋覓覓，尋覓她所失落的東西……

秀亞的散文，有她獨到的境界與風格。她在選字，遣詞、造句的精鍊雋妙上，費煞苦心。明明是匠心獨運、幾經推敲，却偏偏全無機杼痕迹，使人感到的只是行雲流水般的自然，一隻象牙

，一塊璞玉，雖足珍貴，我們却不能稱之爲藝術，一定要經過大藝術家精心的雕刻琢磨，而後才能成爲璀璨玲瓏風格獨特的藝術品。因爲，在這雕刻琢磨之際，實已注入了作者最寶貴的心血與真情，賦予它完美的生命。秀亞的作品，不是璞玉或象牙，而是具有生命的玉質牙質的藝術品。她述己之情從來不落拙笨的寫實的窠臼，而是借象徵之筆，以縹渺的意象，烘托出了那無窮盡的哀思。明明是椎心泣血之痛，但她所給予讀者的，絕非悲恨嚎咷之音，而是一闌幽咽低迴的悲曲。它雖使你感到無限淒楚，但與這一縷淒楚之情而俱來，悄悄沁入你心靈的，却是等量的美感。她寫人之情，多借助於豐富的想像，但幻想中之人與事，莫不具有詩的真實，因爲他們的一悲一喜，深中情理，而使讀者爲之長嘆低徊。

她的抒情之作，所以能臻此妙境，我認爲完全得力於唐代詩人司空圖的兩句言語——「超以象外，得其環中。」寫己之情，超以象外，才能由主觀的感受變爲客觀的，觀照欣賞；寫人之情，得其環中，方能由客觀的欣賞變爲主觀的體驗感受。作者有這種入乎其內，出乎其外的本領，所以寫出的東西便格外深刻動人。

散文，應該是一個作者最好的心聲實錄。因此，不知有多少讀者，一面捧着牧羊女、凡妮的手冊……不忍釋手，一面又擔心他們所崇敬的作者，是否承當得了那份過於濃重的傷感憂鬱。但是，一個可喜的訊息終於傳來——秀亞在大家的關切祝福聲中逐漸堅強起來了。一些充滿愛的哲

理典籍，和大自然景色，有如慈母溫熱的雙手，輕輕解開她久結心頭的憂鬱，重新燃起她冷熄的生命之火。她告別了淒暗的過去，再度翹首瞻望明朝。她開始含淚微笑着，懷着感謝來接受一切。幾年來出版的集子「湖上」和「愛琳的日記」「北窗下」，「心寄何處」正是最好的說明。

在這兩本集子裡，替代了往日的幽怨嗟嘆的，是作者對自然景色、田園生活的讚美，對天真孩童、樸素心靈的歌頌，對愚昧的人類的寬容憐憫。她的心境變了，她寫作的題材也變了，對她自己，對一向關心她敬仰她的讀者，這是多麼可喜的一個轉變呵。

在「湖上」多的是歌頌自然的篇章——

『造化爲愉悅人，在自然美景的安排上，用心最多，希望由美麗的景色來教化我們，並和我們對話。但是，人呵，能不愧悔麼？造化着力最多處，正是我們注意最少處……看呵，你還不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麼？——白雲爲你而舒捲，草葉爲你而顫動，光影爲你而變化，水霧爲你而溟濛，波紋爲你而蕩漾。低下頭，暫停脚步，擷下一枝燕子花，一朵剪邊蘿，它們在笑呢：「看我，在我的臉上，你可見到母親的微笑，情人的容顏，孩提的純真。」』

呵，去吧，憩於草原，攀上山巔，效法那個文人阿諾芙，向着一切關懷你的人說：「一切不能再好了。」……——「回到自然」。

翻開「愛琳的日記」，我們又讀到了這樣的字句——

『狹小的心呵，爲什麼緊緊的關閉起門窗，只容自我的暗影徘徊其中呢？開放了它，使外界的一切雲影與陽光進來，使人類的影子走了進來，則幽暗心中，不復是一片陰鬱的峽谷，而是一片洋溢着光與美的園子了。』

『在那條山路上我蹣跚着，我曾把我的愛與信心真誠分給了那些人，但是我，並未得回來相等的回贈。當鴿兒在我的手上啄食穀粒後，它還轉動着圓圓的眼球，向我發出了充滿感謝的咕咕之聲，而那些人呢，自我這兒得到了愛心，信託與真誠，却沉默的走開了，連個聲音與微笑都沒有……但我應該怨嗟麼，不，我想，也許是我給予的還不够，代替了怨尤，我將喚回他們來，給予更多的，直到有一天，他們冷漠的眼神中，也漾起了感謝的神情。』

『給予比接受更有福，神呵，讓我做個有福的人吧，給我機會，給我勇氣……』

細讀這些字句，我不禁清淚泫然。我似乎看到一個飽嚙人間憂患的高貴靈魂，含着狷介的微笑，擺脫了世俗的一切糾纏，一心一意的皈依自然慈母之懷。我似乎更看到她，開始學習着如何淡忘自己，淡忘人類的冷酷自私所加給她的痛苦，轉而懷着一腔悲憫，向世人獻上了她最深厚真摯的愛與同情。

四

散文之外，秀亞前後出版過五本短篇小說集——皈依、幸福的泉源、七絃琴、感情的花朵、以及那飄去的雲。

小說，應該不同於散文。散文是作者心靈直接的表現，小說則是間接的圖繪出作者的心靈。秀亞的小說，也自有着她特殊的風格。過去她慣用幽美如詩的文字，去描繪一些淒迷如夢的愛情故事。那些故事的主角，雖不是作者自己，但流貫其間的，却仍然是作者那份詩意的憂鬱之情。她筆下的人物和故事，總是多多少少的帶着幻想的色彩，和現實人生有一段相當的距離，她所描寫的愛情，也絕非人間的情愛。然而，誰說薄霧裡的花枝、烟雨中的峯巒、湖心裡的倒影不美呢？這種詩意的朦朧美，正是秀亞小說的特色之一。

她所要向讀者傾訴的，似乎不是故事的本身，而是想借恰當的意象和故事的情節，宛轉含蓄的透露出那一縷孤傲寂寥之情，那一點悲劇意味的美，那對人生缺陷無可奈何的一聲喟歎，兩滴清淚。

所以，我認為這樣的作品，與其說它是小說，不如說它是散文，與其說它是散文，不如說它是抒情詩！

但是，從這幾本集子出版的先後來看，細心的讀者不難發覺，幻想成分確在作者筆下逐漸減少。及至讀了她最近出版的「那飄去的雲」，更可看出我們這位一向耽於詩情與夢幻的作家，不但睜開眼睛向現實張望，而且在對人生冷靜的觀照玩索之後，更着手來圖繪一些人間的故事了。於是大真的孩童，孤獨的老者，勇敢的愛國青年，熱情孤獨夢幻獨多的少女，矛盾苦惱，劃地爲牢的中年婦人，一一在她的筆下出現。這些平凡的人物和故事真正是屬於「人間」的，他們和他們確實活生生的活在你我的週遭。

在「老校工的羊」借一個孩子偷羊還羊的故事寫出了童心的純樸可愛，寂寞善良的老人發自內心的真摯的父愛。「雪祭」從小露意莎的伶仃孤苦和她對死去的哥哥的懷念，反映出匈牙利兒女抗暴怒潮的洶湧。「女兒行」借一個少女對文藝愛好的狂熱，寫出錦樣年華的女孩子們，如何以美麗的幻想來編織她們多彩的人生夢境。這些故事都相當簡單，然而都相當感人。我認爲在這本集子裡，顯得特別凸出的，是「晴陰」。

作者爲了增加作品的深度，所以有意忽略具體的故事，而着重於抽象的心理描寫。「晴陰」確是純以深刻纖細的手法來做心理分析的一篇作品。——一個被結婚指環圈住，而失去「自我」的中年婦人，生活在丈夫自私的愛裡，她的敏感與熱情，使她陷身猜疑恐懼的深淵。她無力的掙扎着，想爬出這個痛苦之淵，走向另外一條道路——社會，然而，她又痴戀着丈夫，無法自拔，

結果，她只有在矛盾痛苦中徘徊瞻顧，無所適從……多麼可怕的生命浪費呵！

在此，我願意回過頭去從「情感的花朵」裡面，提出那一篇「靜靜的日午」來，與「晴陰」並論。

「日午」篇，描寫一個人生日午的中年男人心靈上苦悶、焦灼、矛盾。他有妻有子，有一個溫馨的家，然而他感到的是異樣的孤獨空虛，十年前他認為高貴文雅的妻子，在他眼裡竟變得如此平凡俗，他迫切的想去追尋另外一個影子——他中學時代的女同學，然而，他又猶豫懦弱、惶惑不安，似乎有一種犯罪的感覺……多麼愚昧的靈魂！

從這兩篇作品，可以明顯的看出作者的藝術技巧。雖她自己謙虛的說：「這只是一種試驗」但，我認為她已試驗得相當成功。在這兒，作者手中的那隻筆，竟有如一把犀利的解剖刀，它向着人類的心靈，做着毫不留情的解剖，它使讀者清楚的看到了人類心靈深處最隱微的顫動——愚昧、荒謬、痛苦、矛盾……然而作者所以如此落筆，絕非惡意的諷刺嘲笑，而是純出於對人類的一片悲憫。

讀了這兩篇作品，使我很自然的聯想到英國兩位女作家的兩篇小說——曼殊斐爾的「一杯茶」，和吳爾芙夫人的「到燈塔去」。因為她們寫作的動機、描寫的手法，竟如此相同，而引起讀者的深思喟歎，又如此相似。是的，像「晴陰」和「日午」中的男女主角，在現實社會裡比比皆

是，這種沒有結論的，人生平凡的悲劇，不但在今日的人生舞臺上扮演着，而且，更不知要繼續扮演到幾時。

在目前，也許有一部分讀者，對這種偏重心理描寫、而忽略故事的小說，還不大願意接受，因為它缺少火熾熱鬧的情節和高潮。但是，莫泊桑曾告訴我們：「小說家的目的，不是說故事，而是逼我們去思索、去理解、深刻而又隱微的意義。」是呵！文學家應該是人類靈魂的醫生，他們以極深的同情、極冷的態度去觀察人生，剖析人心，而後指出了我們靈魂上的症候，供我們思味，引我們憬悟。「晴陰」和「日午」所描寫的，雖是極渺小的人與事，但，一粒砂中見大千，從平凡生活的細微處，却最能反映出真正的人生。

五

我是秀亞的忠實讀者之一，最近我更含着感動與祝福的眼淚，讀完她的「愛琳的日記」和「那飄去的雲」。秀亞確實在變了！她的心境、思想、感情，她寫作的題材和手法，都有着不少的轉變——世途中的暴風雨，雖曾使她一度踉蹌仆躓，然而，她終於倔強的爬起，勇敢的抬頭挺胸，她以智慧之劍斬盡了身邊的荊棘榛莽，她逐漸淡忘了自己，她以無限的愛與同情去觀照世間的眼淚與笑聲裡打滾的芸芸衆生。在一篇談文藝創作的文章裡，她說：「一個偉大的文藝作家，不